

林雪
○著

1988，
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

我要 大富虫贵



第一代海南淘金客的彪悍传奇
颠扑不破的创富天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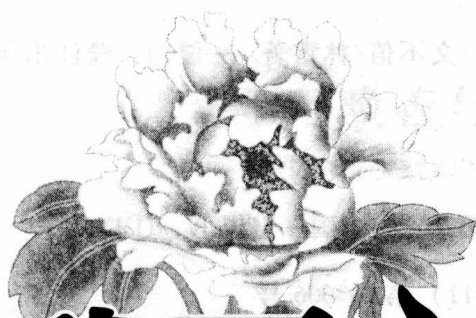
最震撼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冯仑、潘石屹、王功权联袂推荐：
“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 24.5
10507



我要大富貴

Wo Yao Dafugui

1988，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

林雪○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要大富贵：1988，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林雪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 7 - 5459 - 0404 - 8

I. ①我…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3606 号

我要大富贵：1988，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
林雪 著

责任编辑 / 余怡玲

特约编辑 / 王晓明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5.25

字 数 / 282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404 - 8/I · 145

定 价 / 32.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文学呼唤善与爱的作品

——艾若先生致本书作者林雪的信

林雪：

大作收读……

肯定会有读者，因此也就会有市场。

之所以对我的口味，是因为我也是个“爱”字当头的，主张博爱的人，是因为我总是更多地自然地亲近由水文化滋养大的作者所流淌出的柔情。

尽管我在北方生活了大半辈子，对黄河流域以中州为核心，由周秦转徙过来的文化，觉出了它博大稳健的生命力，我依旧偏爱流动活泼，充满生气，能润泽人的心田的那种不安分的文思、文气与文辞。

还有很合拍的是对世情的观照，以善为底色，几个女孩子间的相互关爱，是一种天性的亲切，很动人。则无论阿香、阿欢、叶子、若芬、阿莲，都是天涯沦落人。人性是美的，世道有险恶。然而，爱，友谊，是全书的主旨。而人的一生，尤其处在青春盛年，都应燃起不灭的热情。

几十年中，对写冲突、敌对、不调和、你死我活的作品，实在是看得太多了，看厌了。连写得好的我都讨厌。而本书则写相容，亲密，相濡以沫。而相容相亲关系，才是人类生活中，人与自然众生的生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

文学要呼唤这类作品。动人的生存状态，诚挚的情感交流，尽可能美好的见地，把这三者即真善美，用自然的方式，看不出雕琢的方式，各自兴会的方式，交错燃烧起来，就是好东西。

你写得比较自由，结构也是自由的。散，且紧凑。散的是情节，紧凑的是着重写了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闪动。

淡化故事的小说，即使能赢得部分读者，也不容易。除非作者那支笔特别善于抒情。我仍是喜读故事性强，趣味强的小说。你这点是不错的。但仅是故事的出奇制胜还不够，还更需能带出人物心态神情的精彩细节。刻意结撰故事与细节当然不行，但好的小说不可缺少细节描写的精彩之笔。

写爱，写善，写真情，写不可知晓的人物命运，连过程也不可捉摸的命运，而且写得那么柔情，像湘赣的水，永远不安分地一往直前向未来流去，这就是《我要大富贵：1988，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凭你的才情，将越写越深广。

此信还想告之一点，为青年写的好书，老年人一样喜读。

文绥！

艾若

于辛巳年青年节

文学呼唤善与爱的作品

——艾若先生致本书作者林雪的信

1 再见，不要永别

昨天偶尔和旧时朋友在一起，谈起你，梦了一夜你，梦见你还是那样喝酒沉沦，呜呜哭，我很难过，醒来也是，纵有千般恨你，万般怨你，我还是想问你一声：你好吗？你快乐吗？你开心吗？

7 1988，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

1988年春天，叶子辞职来到海口，一夜间，忽然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旱涝保收、全包全养的国营单位，没有了房子、朋友和尊严。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还有理想，还有希望。

39 工地上掘出第一桶金

当时，在海南，就两样来钱快，一是开歌厅，做小姐；二是炒地皮，搞建筑。邻居——包工头阿康没有文化，谈判、接活、签约，老吃亏，他自然想到了有头脑、有文化的李伟，与他合伙，李伟不用投资，底薪两千，拿提成。这给了李伟迈向成功的一条路，一次机会……

63 触手可及的富贵

李伟他们接了“望海大厦”一千六百万的工程，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他们离着富贵如此之近，触手可及。然而，一场经济大萧条的阴云此刻也笼罩在海南的上空。

95 没有亲人祝福的爱情

那一天，叶子全身上下只剩五毛钱，在海口只够买一瓶汽水，还是小罐的。叶子号啕大哭。海口，四季炎热，叶子和李伟却一直瑟瑟

发抖。他们太想要温暖以及温饱了。回家，然而家里却依然冰冷，李伟的母亲只欢迎归家的儿子……

125 证券行里的另一片天

他们又回到海口，李伟重新出发，在家待产的叶子无法言说自己的幸福与喜悦：这个男人终于又活过来。朋友阿亮将李伟带进证券行业。李伟仿佛天生应该做这一行，他的聪明优秀、他的意气风发给叶子带来了安慰的日子，但是也埋下了危机。

139 迈向富贵的黄金路

故乡是势利的，上次回老家便是一个教训，所以李伟从不再想回老家的事情，即使女儿出生了，即使叶子再渴望安定、温暖，即使自己再不得志。他要富贵，他要衣锦还乡！公司女上司的青睐，让李伟看到了一条黄金路……

161 我们的爱情走到了最后

李伟越来越瘦，言语越来越少，晚上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出差的次数越来越多，挣的钱越来越多。在叶子眼里，他是一个好男人，好丈夫。叶子喜欢他，爱他，幸福围裹着叶子。直到有一天，叶子亲眼看到一个女人挽着李伟的手臂。

183 一个人的北京

许多年后，叶子总是询问自己当年为什么那么愚蠢，一点都没有怀疑过李伟。也许是叶子太爱他了，像狗对主人一样的热爱：忠诚、守望、等待、追随、无悔。叶子一个人回到了北京的家，夜夜买醉在北京酒吧，直到遇到了程刚。

227 梦断天堂岛

李伟的公司出事了，他也被警察带走了。那是北京的一个冬天，很冷，叶子记得，下雪了，是一场皑皑白雪。那场雪后，谁都走了，只剩叶子自己，像风追逐云，像云跟随雨，最终雨飘浮在空气中，不知去哪里了。

后记

再见， 不要永别



昨天偶尔和一旧时朋友在一起，谈起你，梦了一夜你，梦见你还是那样喝酒沉沦，呜呜哭，我很难过，醒来也是，纵有千般恨你，万般怨你，我还是想问你一声：你好吗？你快乐吗？你开心吗？

那是北京的一个冬天，很冷，叶子记得，下雪了，是一场皑皑白雪。

她知道，她这一走，就永无回头之路。这个曾经给过她许多关爱、幸福和温暖的男人，将永远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春末夏初，北京的街头早已绿荫如盖，这是一个平常的夜晚，没有特别的迹象。叶子在家中意外地接到了若芬的电话，一个从加拿大打来的越洋电话。

若芬在电话里颇为小心地问：“喂，你是叶子吗？”

声音有些苍老沙哑。

叶子奇怪，问：“你是谁？”

“我是若芬，我现在在加拿大。李伟出事了，现在被关在南宁监狱，你去看看他吧。”

“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你为什么不帮他，不救他？”叶子愤怒而绝望地喊。

“不，他是要和你在一起，你知道的。”

说完这句话，若芬“啪”地把电话挂断了。

叶子呆愣在屋中。

她早已预感到会有这么一天，没想到这一天这么快就来了。

经过一个月的奔波，通过托各种关系，前后共花了三十多万，叶子终于获准在南宁某监狱和李伟会面十分钟。

李红也来了，是叶子叫她来的，她们决定暂时不告诉李伟的父母。

看守所的大门是一扇黑色的又厚又重的大铁门，严丝合缝，威严森冷。大门左边的岗亭中，有两个挎枪的武警，站得笔直，一动不动。两边是高而厚的青砖墙，墙顶是带刺的约一人高的铁丝网。

看守所的会客室是四壁的白墙，中间有大铁条钢筋隔成两间，无情冷酷。

李伟出现在她俩面前时，头发已被剃得精光，身上瘦得没一两肉，只剩皮

包着一副骨架，目光空洞呆滞。

叶子和李红见此情形，眼泪几乎同时流下。

李伟却是没有一点反应，只是看着她俩，一句话也没有。

隔着桌子，旁边站着警察，叶子只能看着他，任泪水止不住地流。

桌子，又是桌子，叶子对桌子的恨意又一次涌起。她恨不能立时砸碎它，这样她就可以抱住他，抱住李伟，这个她一生最爱，每时每刻都攥紧她生命的男人。赖在他的怀里，她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闹，可以和他再次远走天涯。这次他们会走得更远，到一个没有人烟，没有金钱，没有烦恼的地方去。

可是，她知道，他再也走不出去了！

会面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里，李伟自始至终一言不发，就连他最爱的姐姐哭得死去活来，他也没有开口讲一句安慰的话。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说一句话？”

叶子在心中绝望地喊。

阳光通过海口、大连和北海的证券公司，卷走大量国有资产，转移到国外。同时，在他感到差不多的时候，作出了撤退计划，给公司的骨干分子，全办了加拿大投资移民，并在每个人的银行账户上存了一大笔款。

后来，李伟渐渐知道了阳光的动机、作法和计划，但他又想，现在国家的钱，不是你骗就是他骗，不是你贪就是我贪，有机会不赚白不赚。这样一想，心中也就释然了。

移民手续办好后，大家都走了，李伟也到了香港。他想到走时匆忙，北海还有一百万港币没带走，在国外，钱多一点总好过一些。

李伟对钱有着深刻的感触。

他又返回北海去取那一百万港币。

在去机场的路上，他的奔驰车被公安的警车截住。

从北海回来，接到阿香打来的慰问电话，向叶子对李伟表示了一通慰问惋惜。她说，听说李伟返回北海是为了带走叶子的出国申请档案，因为手续已办得差不多了。叶子知道阿香这样说是多半有安慰自己的意思。

叶子已不觉得爱与不爱还有多重要。李伟走了，她的心也死了，他把她的灵魂带走了，就像花没有了水，没有了阳光，没有了空气，没有了土壤，生活

已经没有了希望，她只是等待着自己慢慢地死去。

在南宁，临分别的最后三十秒，叶子把女儿寄来的三篇作文留给了李伟。

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叫玛丽，她很喜欢她的奶奶，经常和她的奶奶一起玩。

玛丽长大了，她有了很多的朋友，就不跟奶奶一起玩了。奶奶很伤心，她就上了天宫。奶奶死前留了一张纸条，写的是：玛丽，我送给你一条裙子，穿上它就像见到我一样。

那条裙子很破。玛丽把它穿到学校，同学们都笑她，但是她没有生奶奶的气，因为这是她亲爱的奶奶亲手做的。而且，奶奶死前没有忘记玛丽。

叶子决定把女儿接到北京，悉心抚养，陪伴她长大成人。

记不清是谁传来消息，说程刚卖掉股份，移民美国，找他的丑太太去了。

李伟知道，他这一生欠了两个女人的，有两个女人会恨他。

特别是叶子，这个他预备着要爱她一生，呵护她一生，一生陪伴在身边的女人。

他终于没能做到。

在香港停留的那晚，若芬竭力劝阻他再回北海。

李伟认为若芬是怕他再去找叶子，是在嫉妒吃醋，他不想多作解释。

他穷过，知道一百万港币的价值。

他想到了叶子那晚的哭诉：“李伟，我爱你，不要抛下我，不要扔下我，不要让我一个人住在这间房子里。答应我，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去到哪里，都带上我，带着我。没有你，我会死的，我一定会死的。”

他想到了叶子毕业回老家，他送她上火车，火车开动时，他和叶子相握的手渐渐松开。他站在站台上，目送叶子的身影渐渐远去。叶子那饱含泪水、充满哀伤的目光，深深刺伤了他。就在那一刻，他发誓这一生都要陪伴着、呵护着这个默默爱着他的姑娘。

李伟是被直接押解到南宁监狱的。

异地审讯开始，李伟打定主意，打死也不说。

他清楚，在公司他就是个中层，业务型干部，不是主谋，顶多也就算是个从犯。他完全可以推说不知道不清楚。另外，公司的很多运作，他也确实不清

楚，他清楚的只是阳光让他知道的那一部分。

一天，一个看守偷偷递给他一张纸条，是阳光叫人设法送来的，上写“我们会救你。”

李伟看后，把纸条撕了。

他知道阳光一定会救他，因为他不是主谋、主犯，他只是被聘用的业务经理，转移聚敛的大量资金也不是他经手操办的。他管理的业务都是正经生意和正常的证券投资。至于行贿走门路，那都是一对一的事，神不知，鬼不觉。

因此，反复的审讯，李伟咬紧牙关，打死不说。

他知道，他不说不说，还有人救他。他要说了，不管是在狱里还是在狱外，那恐怕都只有死路一条了。

审讯李伟半个多月没有进展，后来，北京的人来了，他们放了一次李伟行贿某某海关关长八十万的录像。还有他与方方面面交往的录像，甚至有他的日常的起居和行踪。

看着看着，李伟的脸就变得灰白，冷汗涔涔而下。他没想到几年来，自己的一言一行全在他人的注视之下，自己就像戏台上一个努力蹦跶表现的小丑，全然不知台下的观众是怎样一种审视、挑剔的态度。

来人说：“你最好坦白交代，我们跟踪、监听你们公司已经四年多了，你们所有的活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这样对你没好处。”

他终于交代了一次贿赂某某海关的某某官员现金八十万，自己留下现金六十万这桩事实。

审完这个案子，让他在审讯记录上签字画押，就不再有人审他了。

六十万，足以判人死刑。

看守通知他，说他老婆、姐姐今天要来看他。

他说，我不是主犯，最多也是个从犯，为什么只抓我、审我，不抓主犯？

看守说：“你最好还是老实点，抓谁不抓谁，听你的？主犯、从犯，你说了算？你老婆和你结婚时，你们没带户口去，户口簿没有注明，你们的户口也没迁到一起，还可当你没结婚，不追究，否则你老婆的钱财早就没收了，到时候你老婆孩子靠什么养活？都这样了，你还想不明白，真蠢！”

李伟至此闭了嘴，噤了声。

母亲说，凡事不要求人，要靠自己。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1988， 我们在海南一文不值

“你会讲白话（即粤语）吗？”

“你会讲海南话吗？”

“你会英语吗？”

看过简历后，坐在玻璃间内人事部的小姐或先生，总是这样问叶子。

叶子有些惭愧，亦有些不平：明明是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办厂办公司，为什么老让我们学你们说话呢？

“不会。”

她奇怪他们为什么一律都是那种得意洋洋、自命不凡的表情，似乎世界都在他们手中掌握。

1988年春天，叶子辞职来到海口，一夜间，忽然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早涝保收、全包全养的国营单位，没有了房子、朋友和尊严。但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还有理想，还有希望。在秀英乡光明街的出租屋里，叶子和李伟，最多的话题便是“攒钱”，晚上，他们骑着自行车，驰骋在海口的大街小巷，“我要富贵”的呐喊响彻星空。二十岁的叶子，始终相信，李伟是杰出的，无与伦比的，总有一天，他会让我坐上奔驰，载我去吃饭，去看电影，去我想去的地方。

我没有空虚和绝望，时时充溢在我心中的，是崇高的理想和新的希望，生生不灭。

至于勃勃的野心，平时自己并不知道，只有当我在炎炎烈日下或凛冽寒风中，肩挎坤包，跑着去追那即将要开走的中巴或大公共，灰头土脸、汗水流淌、狼狈不堪，没有一点儿淑女风度，如果这时正巧有一辆奔驰、宝马或凌志从我身边驰过，它们雍容高贵、精致华丽，再一看车中坐的人却是一副蠢相，顿时义愤填膺。

我，叶子，年轻优雅、健康聪慧、勤劳刻苦、正直善良，所谓人间美德，我都拥有，为什么却整天劳累奔波，连个最便宜的奥拓、云雀都没赚着？他们凭什么什么都有？哪来这么多钱？

望着远去的车影，我会忍不住骂道：“我×你妈！”

我的雄心壮志，也就在这一刻，从心中沸腾升起：总有一天，我要拥有中国最高最雄伟的大厦，有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最高级的轿车……总之，世上最

好的东西我都会拥有。

《圣经》上说：上帝不会辜负一个勤劳勇敢聪明诚实的人。

李伟说：什么都是可能的，但希望永远在明天。

这么多的感想，是在短短的几秒内爆涌的。

挤上公共汽车后，呛人污浊的空气，摇摇晃晃的车身，站立不稳的人群，那一张张木然呆滞的脸，一双双混沌无光的眼睛，从一张张半开或大张着的嘴里呼出的口臭，很快就把我所有的思想淹没了。

空虚、绝望就和婚外恋一样，属于有钱、有闲、生活安逸的人。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再希望；只有奔波操劳，失败，再奔波操劳，再失败，再奔波操劳。

这就是我来海口头三年的生活情形。

如果我妈听到或见到，我一看见从身边驰过的好车就骂：“我×你妈！”一定会伤心难过得要死。

我母亲是一个具有古典情操且独立坚强的女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很多人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她能上山捡柴，下田沟摸鱼，发动我哥、我姐和我养鸡、养鸭、养兔、养鹅。这样，我们不但有鸡、鱼、鸭、鹅、兔、鸡蛋、鹅蛋、鸭蛋吃，有柴烧，省下的一点钱，还能给我姐买布做衣裤，买毛线织毛衣，买雪白的球鞋。再把我姐穿旧穿短的衣裤，改成我的衣裤。破了的衣裤，母亲在那破洞的地方贴上一块别的颜色的布，比比剪剪，居然能绣成一朵朵漂亮的花，或小动物图案，煞是好看。旧了破了的毛衣，经母亲的手又成了一件件新颖别致的毛衣毛裤，穿在我们身上。

扎着蝴蝶结，穿着漂亮衣裤，干干净净的姐俩，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别人瞩目的风景，这一点母亲颇为自豪。

有一点，你可能难以想象，做这一切事情的女人，并不是一个家庭妇女，而是一个在资本家的家庭中长大的娇小姐，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某医科大学的高材生、校花，现在为某医院的主治大夫，会弹钢琴，会唱歌，会跳很美的舞蹈。因此，无论多么贫穷潦倒，她也不忘她的淑女风范和优雅得体，在人群中总是显出一付清高的小资情调。这使她无论在何时何地都鹤立鸡群。

母亲唯一没有教我姐俩的是怎样恋爱，怎样调情。

她忘了这才是女人一生的根本。

香喷喷的饭菜，把我和姐姐养得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没有那个时代的面黄肌瘦。

母亲总是在吃饭时教我们，一个女孩子，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

她说：“拿筷子，手离筷子要一寸远。太低了难看，好像手要抓碗中的菜；拿高了，显得尖钻挑剔。”

她说：“吃饭时，不要讲话，唾沫溅到碗中，谁还敢吃。”

她说：“女孩子，要笑不露齿。”

她说：“吃面条时，要一点一点往嘴里送，不要吃得呼噜响。”

她说：“凡事要靠自己，不要求人，让人瞧不起。”

她说：“养女不教如养猪。”

总之，我是有教养有尊严的家庭的女儿。

现在，为了一点工资，一口饭菜，常常求人，看人脸色，小心伺候，而且还一天至少要骂上二三十遍“×你妈”。

这大概就是我妈说的，没有教养，没有出息，像猪一样的女儿。

自从辞职来到海口，跟了李伟，一夜间，忽然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早涝保收、全包全养的国营单位，没有了房子、朋友和尊严。

母亲那时虽然清贫，可在普遍贫穷的年代里，她还是属于富有的，况且她有好的职业——医生。有三间平房，一个厨房，一个客厅，一个小院，和几件简单的家具。这样，她一天扫三遍地，擦洗三遍家具，简单的家也就不显得寒酸，而是一种朴素洁净的美。

一小块地，栽了一棵树，树下，鸡鸣鹅叫，鸭跑兔跳，小院生机勃勃，我们活得有生趣，有尊严。

是的，尊严，到了海口，我才真正体会到尊严对一个人的意义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现在，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连搁床的地方，也是租来的。时常担心房主，哪天忽然就涨房价，叫我们搬走；还要担心身份证，千万别丢，暂住证记着去办，唯恐哪一天，被当做盲流，塞进封闭污浊的猪笼车，像猪猡一样被拉走，圈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一天吃二两半，挑沙子。

一个赤贫的人，哪有能力去保卫自己的尊严！

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

我小的时候，母亲遇到难事时，会叹一口气说：“我儿时，带我的保姆就有两个，家里的长工光榨油的就十几个，哪里愁过吃穿呢？哪像现在！”

十几个人榨油，供一家几口人吃，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